

为什么 有邪恶？

史普罗妙道问答

史普罗

为什么 有邪恶？

史普罗妙道问答

史普罗 (R.C. Sproul)/ 著
贾倚望 / 译

Why Is There Evil?

© 2010 by R.C. Sproul

Published by Ligonier Ministries

421 Ligonier Court, Sanford, FL 32771

Ligonier.or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Ligonier Ministries. The only exception is brief quotations in published reviews.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神 . Public domain.

Chines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translated by Yida,
Copyright 2022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Beaver Falls, PA
15010

RTFDirector@GMail.com <http://rtf-usa.com/>



RTF-USA

目录

第一章——邪恶的问题	1
第二章——什么是邪恶, 它从哪里来?	11
第三章——意外	21
第四章——护理与苦难	27
第五章——护理与邪恶	33
第六章——约伯的例子	39
第七章——苦难与罪	45
第八章——皆有益处	51
第九章——恶不是善	57
第十章——为爱神的人	63

邪恶的问题

第一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 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教会？

1 邪恶的问题

当人们反对基督教时，基督徒经常听到两个独立但密切相关的问题，即邪恶的问题和人类苦难的问题。第一个关于邪恶的问题通常是这样说的：一个无限公义、圣洁和完美的存在，怎么能创造出有可能犯罪的被造物？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回溯到神的存在，我们是不是必须在神自身找到邪恶，才能解释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呢？故此，邪恶的问题一定与神的完整和圣洁相关。苦难的问题与此密切相关，但它是另一个问题。苦难的问题是，一位仁慈的神怎么能允许我们生活中存在痛苦？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第二个问题更像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即处理这个世界上的疼痛、痛苦和悲剧。让我们逐个查看。

一位十九世纪的神学家说，邪恶的问题是基督教信仰的软肋。他认为，对于邪恶的存在，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许多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表示，如果神无法阻止邪恶进入宇宙，那么祂就不是全能的。如果祂本可以阻止它，却选择不去阻止它，那么祂就不是仁慈的。因此，无论你以何种方式看待邪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给神的本性投下阴影。

从历史上看，人们曾多次尝试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回答邪恶的起源问题，这些尝试叫做神义论（Theodicy）。神义论——来自希腊语，意思是“为神辩护”——试图就世界上的邪恶而为神辩护。但在我看来，还没有人能够充分地回答邪恶的问题。

当一个基督徒面对这个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必须是立即说：

“我不知道答案，”并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要信口开河，不要躲躲闪闪，也不要回避问题，而是要正面处理它。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没有对它视而不见。因此，让我们来看几种神义论，看看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首先，有些人完全否认邪恶、认为邪恶是一种幻觉，以此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逃避，它忽视了我们每天的真实经历。

第二种方法说，邪恶实际上是欣赏善的必要前提条件，归根结底——邪恶就是善。让我们用具体术语来说明：为了使人真正体验到自由中的善，他必须体验邪恶。他必须经历邪恶的现实，才能珍惜他的救赎。教会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种说法，它认为堕落实际上是一个飞跃，是一个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跌倒。这种看法没有充分和认真地处理，神自己对人的罪进入世界的负面评价。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并且吸引人的神义论，他属于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是从十七世纪笛卡尔思想中发展出来的。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很聪明，我看到基督徒使用它来说服别人，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确能解释罪的起源。事实上，我曾经在大学哲学课上做过一个实验。我告诉学生们，我要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邪恶的问题，我竭力热情地、雄辩地提出了莱布尼兹学说。当我讲完课后，我问全班同学：“大家能听懂吗？”那堂课上的每一个学生都接受了这个论点。这使我意识到，我可以这个论点并一直赢得辩论。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而且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谬误因素。我向同学们解释了我为何拒绝这个论点，然后他们就改变了主意。但是我要警告你，莱布尼茨学说非常有说服力，为了基督徒的诚信，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要使用这种诡辩。

莱布尼茨在他的神义论中，首先对邪恶做了三重区分，他区分出道德之恶、物质之恶和形而上学之恶。所有这些概念中的邪恶都有一个共同含义：在每一个概念中，都使用否定方法来定义邪恶，即它是某种缺乏。这种定义方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恶”

为什么有邪恶？

的定义 *privatio*，“缺失”，恶是缺失了善。

道德上的恶是缺乏道德上的善，是一种缺陷。物质上的恶是缺失物质上的善。形而上学的恶是缺失形而上学的善。道德上的恶与道德生物的行为有关，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行为模式。物质上的恶是那些我们用灾难或悲剧来描述的东西：地震、龙卷风、火灾、风、风暴和瘟疫。形而上的恶与本体论的不完美有关。本体论涉及“存在”，即事物的本质。本体论的问题就是事物是什么，它的存在，它的本质。形而上学的不完美是指低于一个永恒的自我存在，低于终极。一个不完美的东西是指那些被创造的、无法自主的东西，那些经历变化、生成和衰亡的东西。总而言之，形而上学的缺失是指有限的东西。

莱布尼茨的基本论点是，道德的恶源自物质的恶，而物质的恶源于形而上的恶。所以，我们之所以有道德上的恶，是因为世界上充满了形而上不完美的存在。我犯罪是因为我很软弱，我软弱是因为我是有限的。要想不犯罪，唯一的办法是我能超越与有限被造物相关的、内在的形而上的弱点。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犯错是人之常情。我们的知识、体力和耐力都是有限的。根据定义，我们不是全能的，不是全智的，也不是神所是的一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纯粹基于我的人性弱点，我肯定会犯罪。

但问题是，神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受限的、脆弱的、有限的被造物呢？莱布尼茨明白，神的创造是祂仁慈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神想要创造而责怪祂。但是，如果神要把这生命的礼物、这存在的礼物送给其他被造物，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祂为什么不创造道德上完美的人呢？这就是怀疑论者提出的判断，如果神要创造人，祂为什么不创造出完美的人呢？

莱布尼茨说，那是因为神不能。即使是神也创造不出一个完美的被造物，因为要在道德上创造人完美，神还必须在身体上创造人完美；要在身体上创造人完美，神就必须在形而上学上创造人完美，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必须要创造另一位神，祂必须创造出另一位无限的、永恒的、自存的、完整的神。但神不可能创造另一位神，为什么呢？因为无论神创造什么，它的存在都要

依赖于第一位神。它不会是永恒的，不会是自存的。从本体论上讲，它低于当初创造它的那位创造者。它有一个时间上的开始，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它与最初的神不同。因此，神不能创造另一位神，但神可以创造几乎无限多的不同种类的存在。

问题不在于，神必须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吗？我们不能要求祂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但如果神是道德的，如果神是正义的，我们可以要求神创造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哲学家们提出的假想世界是一种不可能的情况。哲学家不应该提问，为什么会有邪恶？相反，哲学家应该说，“神没有创造比现有世界更邪恶的世界，这不是很好吗？”祂已经尽最大努力了，祂创造了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莱布尼茨的主要对手是伏尔泰（Voltaire）。伏尔泰的剧本《坎迪德（Candide）》就是为了攻击莱布尼兹而写的。剧中人物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代表莱布尼兹，潘格洛斯博士谈到了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斯本发生了地震，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而潘格洛斯仍然在谈论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是伏尔泰在讽刺莱布尼兹神义论。

现在，莱布尼兹的神义论有问题，一个是智力问题，一个是《圣经》问题。智力问题是，他犯了一个最基本的推理错误，不过这是最难辨别的一种推理错误，他犯了模棱两可的谬误。在这些区分中，邪恶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道德上的邪恶带有应受惩罚的概念。根据定义，道德上的邪恶来自有意志力的被造物。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恶为人类道德邪恶提供了借口。它为人和神都提供了借口，它不仅为神辩解邪恶的存在，也为人辩解邪恶的存在。因为人形而上的不完美使他有必要犯罪，所以人无法真正承担起责任。如果人有必要犯罪，那么我们怎么能因为做了天生必须做的事而受审判呢？

从《圣经》上看，我们还有其他问题。首先，如果这个模式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天堂里也不可能摆脱道德上的邪恶。神不仅仅要荣耀我们，祂必须将我们神化，才能使我们摆脱邪恶。第二，这意味着亚当从未堕落。亚当被造时是邪恶的，至少是形而上的

为什么有邪恶？

邪恶和身体上的邪恶，这在道德上为他开脱。因此从许多角度来看，对于邪恶的问题，莱布尼茨的论点起不到基督教神义论的作用。

其他试图回答邪恶问题的尝试都有些天真。基督徒对邪恶起源的一个标准回答是，它起源于人的自由。人要有自由，就必须有能力做对或做错。于是，神给了人选择的权利。祂给了人自由，给一个被造物选择邪恶的自由，并不是让他变成邪恶，也不是让他对这种邪恶负责。因此，我们可以说邪恶起源于人在自由中的罪恶选择。

从《圣经》来看，我们当然可以承认人是自由的，而且人要承担责任，要对自己的罪负责。但是，仅仅指出人的自由并没有解决邪恶起源的真正问题。为什么呢？你仍然要问，那个人为什么选择作恶？我们又回到了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这个问题上，是什么促使亚当和夏娃选择邪恶而不是良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人说，“是魔鬼让他们这样做的，他们被欺骗者欺骗了。”但我马上想到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因受骗而犯罪，这真的是一种罪吗？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岂不是在可原谅的无知中犯罪吗？

这种说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圣经》记载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确实知道，神明确地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罪通过欺骗进入了世界。那么是通过胁迫吗？假设魔鬼强迫他们这样做？同样，如果这是一种胁迫行为，那么神就不会让他们承担责任。但神确实要他们负责，叙述中没有暗示出他们是被胁迫犯罪的。每当我们读到这段叙述时，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是出于一种选择，是一种自由、自愿的行为。

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前处于什么状态？他们意志的倾向是什么？他们意志倾向是只向善，还是只向恶，或者是中性？

当我们选择时，我们总是根据我们最强烈的倾向、最强烈的欲望来选择。这就是选择的本质：思想的选择。我做某事是因为我想做，这就是选择的意义，它是一种从欲望而来的行动。

如果亚当和夏娃在做出邪恶的选择之前，他们的心就倾向邪恶，那会有什么问题？那意味着他们在堕落之前就已经堕落了，他们犯了罪，因为他们是罪人。这意味着罪不是亚当堕落的结果，而是创造的结果。神创造了一个有邪恶倾向的人，从《圣经》的归类来看，即使是邪恶的倾向也被神视为罪。所以，如果我们说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有邪恶的倾向，那么他们就是按照他们的邪恶本性行事。这样，神就成为罪的制造者，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假设他们的倾向只是向善，那么他们怎么可能选择邪恶呢？这样就无法解释他们的罪。如果他们的倾向是中性的呢？如果他们的倾向既不向善也不向善呢？那么，他们的选择就没有理由了。这意味着不论他们选择这样、还是那样，他们是在没有道德倾向的情况下做了这件事，这甚至不是一种道德行为。但还有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如果人们没有选择的倾向，他们能选择吗？不能，意志的中立状态使人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办法进行选择。所以不能这样解释这个问题。那么要想解释堕落，基督徒还可以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必须问：被诱惑做坏事是一种罪吗？如果我被诱惑去做一些有罪的事情，但我选择不受诱惑呢？我犯了罪吗？我想说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被诱惑”。

在园子里，说谎之父来了，说吃果子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吃的问题。看到某样东西有可能是好的，考虑并渴望吃到好东西，然后品尝它，这样做并没有错。耶稣在旷野里很饿，祂饿了，想吃东西，这不是什么问题，没有什么罪，只有当祂按照这个愿望行动时才会犯罪。可是，如果祂想违背神，那就是罪。如果我坐在那里渴望做一些本质上是邪恶的事情，那么我已经在内心犯了罪，这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认为果子悦人眼目，好作食物，渴望得到它，但他们对食物的渴望与他们讨神喜悦的愿望发生了冲突。

我们还必须考虑自由是什么意思。人文主义的自由概念是指一种选择的能力，在没有预先的意向、没有倾向、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偏向于某个方向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能力。因此，我

为什么有邪恶？

们的选择将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自发的。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自由的概念，那么我们就接受了哲学上无中生有的原则。

这个问题是决定论(determinism)与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的问题。自由是确定的。非决定论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非决定论这回事，一切都是确定的。问题是，决定是由哪里做出的？自由的本质是自我决定，而不是由自己以外的东西或人决定，自由意味着做我想做的事。当我做我想做的事时，我是不是就不自由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想这样做，这就是原因，我想要做这件事。我可以说：“我的思想认可它，我认为这很好，我想去做。”所以我就做了，这是一个自由行为，还是由我的欲望决定的？如果它是由我决定的，我们能说它不自由吗？自由的本质是自我决定，它是一种决定论；也就是说，该行为是由做出选择的人自己决定的。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无中生有(ex nihilo)”的创造时，我们现今文化中存在着对这个概念的误解。当奥古斯丁(Augustine)谈到凭空创造时，他并没有说世界是在绝对意义上凭空产生的。他是说，没有任何预先存在的物质被神使用来塑造和形成宇宙。世界必然是从某种东西中产生的；它是从神那里产生的，是从神的思想或目的中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神打算让它出现，因为神想让它出现。创造的来临是有原因的，它不是随便发生的；神也没有任意地、任性地、自然而然地创造这个世界。神希望创造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智力的、智慧的决定。在创造之前，神就有了创造的意愿。是的，即使是神在做某事之前，也必须先有一个意愿。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这就是神的本质，神可以自由地去做祂想做的事。

我们必须这样定义自由：就是选择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至于没有任何倾向的、自发生成的选择能力，这种创造即使是神也做不到。即使是神也没有自我创造(self-creation)或自发生成(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能力，祂能从物质上无中生有，但这种“无中生有”并不意味着祂没有预先的意愿。

我们不能简单地，某人的行为是自由选择。我们必须问为

什么某人自由的做出了选择？是什么促使他自由选择？对于亚当的罪，没有令人满意的逻辑解释。当我们考虑好的、坏的和中性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三者中选择一个，而且必须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其中一个选择也许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另一个选择则破坏了神的完整性，还有一个选择令历史上最伟大的头脑也感到困惑。教会一直以来选择的是：人的性情只向善，但他却选择了恶。

这是一个谜，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知道它确实发生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称它为“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不喜欢叫它“不可能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它发生了，那么它就是可能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变可能的。人是如何犯罪的，这是一个谜。

然而，今天是个谜、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会发现谜底。正如我的导师约翰·格斯特纳（John Gerstner）曾经告诉我的那样，可能会出现一位杰出的神学家，然后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我曾多次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而后来我攻克了这个问题。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当我们面对那些挣扎于邪恶问题的基督教信仰批评者时，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投降？我们必须放弃基督教信仰吗？不是的，当我们谈论邪恶的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谈论善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着邪恶的现实。邪恶问题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什么？邪恶要想成为一个问题，必须有什么条件？善，除非首先有终极的善，否则就没有终极的邪恶问题。邪恶的存在是神存在的一个有力证明。这就是这个论点的讽刺之处：除非先有善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恶的问题。我们总是用否定的、依赖的、派生的范畴来定义邪恶。我们记得中世纪的区分，即邪恶是 *privatio* 或 *negatio*——也就是说，它是对善的一种剥夺或否定，它是一种缺失，是一种缺陷。邪恶依赖于善作为其定义的标准。

《圣经》是如何对待邪恶问题的？《圣经》是如何描述邪恶的？是以否定的方式描述的：不义，无律法，不顺服，不道德，敌基督，等等。只能从道德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道德败坏，也只能在顺服

为什么有邪恶？

的背景下来判断什么是不顺服。需要有肯定的东西作为参考点，否定的东西才能存在。

只有当我们假设有最终的善，邪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当然，哲学家可能会说，我们是在假设善。然而，如果真的有善，因为我们有邪恶的问题，所以这个善就不是真正的善。哲学家会说，我们必须消除终极善这一概念，接受没有善、也没有恶的概念。

这是一个有分量的回应，这是虚无主义的基本情况。可是，大多数从邪恶问题的参照点出发，反对神存在的人都假定有善。当我与人交谈时，我承认自己有一个关于邪恶的问题。但我告诉他们，我的问题只有他们问题的一半大。如果你真的认为邪恶存在，那么你就产生一个问题，即解释邪恶如何能脱离善而存在，而你能解释终极善的唯一方法是在神那里。因此，你的观点促使你要么去寻找神，要么去否认邪恶的现实。

但是，即使在我们探讨了邪恶的问题之后，我们仍然需要解决一个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情感论点：痛苦的问题。我们将在今后的章节中进一步探讨它。

什么是邪恶， 它从哪里来？

第二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

圣灵是谁？
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

吗？如何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什么？耶稣的比喻有何含义？神存在吗？神的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是预定论？我为什么要加入教会？

2 什么是邪恶，它从哪里来？

要想在短短的一章中完全解决“什么是邪恶？”以及“它从哪里来？”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我会试着简短地介绍一下这些重要问题。

当我们问到“什么是邪恶”时，首先必须明白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动词“是”。当我们定义邪恶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邪恶是否真的存在。这可能让我们觉得奇怪，但我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邪恶不是存在——也就是说，它不是存有。为什么？因为邪恶是无（nothing）。

基督教科学会（the Christian Science religion）完全否认邪恶的现实，认为邪恶是一种幻觉，我不提倡这种观点。我曾经就邪恶本质的问题与基督教科学会的一位发言人进行辩论，他认为邪恶是一种幻觉。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问他是否觉得我是一个幻觉。他说，他不认为我是一个幻觉，他认为我是真实的。于是我问他：“你认为我说邪恶不是一种幻觉是好事吗？”他认为这不是好事。我接着说：“如果我这么说不是好事，那么它一定是坏事。所以这是一个邪恶的例子，而且它不是幻觉。”

那么，当我说邪恶是无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指“无（nothing）”这个词的词源，它是由一个否定前缀和一个主语组合而成的，它的真正意思是“没有东西（no thing）”。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从文化中得到的观点是：邪恶是某种独立的物质，存在于你的饮用水中或着在云端，它是某种独立的力量或权力，本身就存在，而且影响着你的生活和这

个世界的事务。因此，关于邪恶是什么，我们必须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不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存在的事物，邪恶不是存在，它没有本体论的地位。

相反，邪恶是某种事物的行动。我是某物，你是某物，当我做了一件坏事时，我就在做一件邪恶的事情。邪恶是某种存在所做出的活动，它本身并不是存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迂腐的观点，与第二个问题——“邪恶从何而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我们如何定义邪恶对“它从何而来”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至关重要，稍后我将说明其中的原委。

教会历史上有两位伟大的神学哲学家曾探讨过“什么是邪恶”的问题，他们是希波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都使用两个拉丁词汇来描述邪恶的本质：negatio 和 privatio。Privatio 进入英语变成了 privation 这个词，negatio 进入英语变成了 negation。因此，从历史上和古典上看，邪恶的本质是以否定(negation)和缺乏(privation)来定义的。

在哲学和神学中，我们给神秘的事物下定义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叫做否定方式，这种方法描述某一事物不是什么。例如，当我们谈论神的性情和存在时，我们说神是无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神不是有限的。这里就应用了这种否定方式。奥古斯丁和托马斯认为，若要讨论邪恶的本质，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不义的奥秘，我们必须先以否定方式来理解它，即以“它不是什么”来理解它。

现在，我们只能在善的背景下来定义邪恶。《圣经》用不敬虔、不公义和不公正等词来定义邪恶。每一个词都是否定的，是被肯定的积极事物的反面。只能对照之前公正的概念，来理解不公正、不正义。只有在公义的背景下来才能认出不义。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神学家们会说，邪恶就像一个寄生虫。它本身不是某种独立的存在，只能对照肯定的标准来认识和理解。就像寄生虫一样，因为寄生虫依靠宿主的力量和存有，所以如果宿主死亡，寄生虫也会随之死亡。邪恶也是如此，只有在善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

为什么有邪恶？

正的定义邪恶。

奥古斯丁和托马斯使用的另一个词是 *privation*，也就是缺乏。如果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你缺乏了，但如果你没有得到你需要的东西，那么你可以说你缺乏了，你缺乏一些对你的存在来说是必须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问：什么是罪？根据《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律法”（问答 14）。在信仰告白中，罪或道德上的恶被定义为一种缺失、缺乏、不遵从神的律法。公义包括遵行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命令行事。但是，当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做，没有符合神的标准时，罪就出现了。

十六世纪的改教者们对邪恶的经典定义进行了补充。他们同意邪恶是否定和缺乏，但为了避免有人得出结论，因为邪恶不是存在、没有独立的地位，那么邪恶就是一种幻觉，改教者们又增加了一个拉丁术语：*actuosa*。邪恶是 *privatio actuosa*，这意味着虽然邪恶本身并不存在，但它是真实的，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有一种真实的缺乏，一种开始对神话语的不顺从。因为真实的人行出真实的邪恶，尽管邪恶不是独立的，但它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从这里开始提出“什么是邪恶？”以及“它从哪里来？”这些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中简单的部分。

邪恶的起源，以及邪恶是如何闯入一个由完全圣洁、公义的神所创造的宇宙，这两者都与第二个问题相关。这个宇宙不仅是由这样一位神创造的，而且也是由这样一位神管理和统治的。如果这位神是圣洁和公义的，祂怎么能容忍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邪恶呢？邪恶的起源被称为基督教的软肋。基督教的批评者说：“基督教真理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由良善、圣洁的神创造和管理的世界中存在邪恶”。有时，我们基督徒没有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哲学家约翰 - 斯图亚特 - 米尔（John Stuart Mill）说，邪恶的存在使神的存在成了问题。因为在基督教神观中我们说，一方面，神是全能的，祂拥有一切权能。另一方面，神是慈爱、良善的。米尔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痛苦、悲伤、苦难和道德上的邪恶，他说神的良善和神的全能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不能达成一致、

不能共存。他的论点是这样的：如果神是全能的，有能力创造一个没有邪恶的宇宙，或者有能力在任何特定时刻除去宇宙的邪恶，但祂没有这样做，那么祂就不是良善或慈爱的。什么样的全能存有可以站在一边，观察祂亲手创造的宇宙中的痛苦、苦难和邪恶，而不去消除它呢？米尔说，因此，神不可能是良善的。另一方面，如果神是良善、慈爱的，想要除掉给祂的创造带来如此多瑕疵的邪恶，但祂没有那样做，这意味着祂不是全能的。神要么不良善，要么不全能。这个问题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我们稍后考虑。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就“邪恶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给出简短的答复。

我不知道。

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上，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充分的神义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学到的，神义论是就宇宙中的邪恶问题，为神所做的智力上的、合理的辩护。换句话说，它试图回答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和其他人的批评，并就邪恶问题为神辩护。我研究过许多神义论，但对它们都不满意。

大约每月一次，我会收到人的来信，说他已经解决了邪恶的起源问题。我发现这些信中的答案都很简单，人们通常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深度。

我收到的最常见的答案是，邪恶的起源必须从人类的自由意志着手。我们都明白，是人将道德上的邪恶带入世界，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在行使造物主赋予他们的选择的能力；他们的选择导致了邪恶，罪的产生是因为亚当或夏娃（或他们两人）自由地做出决定不顺服神。就像路西法一样，祂以前是好天使，当祂行使自由意志选择不顺服神时，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堕落天使。我不否认做出了这些选择，也不否认它们是邪恶的选择。但这种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在做出选择之前，必须有某种道德倾向。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意志（The Freedom of the Will）》中仔细研究了这一点。他的结论是，解释邪恶选择的唯一方法是有邪恶的倾向或倾向于这种选择。很明显，亚当和夏娃的选择是邪恶的，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的。撒旦也是如此。

为什么有邪恶？

但问题是，他们预先的倾向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亚当和夏娃倾向于违背神？

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包含“情欲（concupiscence）”学说。该学说指出，情欲或强烈的欲望，属于罪，也倾向于犯罪，但其本身不是罪。可是根据《圣经》，属于罪、倾向于罪的东西是有罪的。一个有欲望做坏事的人，在他选择做坏事之前，在他做出选择之前就已经堕落了。

当许多人说邪恶的产生是由于亚当和夏娃的自由选择时，他们忽略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这些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好的被造物会选择违背神？如果你说预先没有倾向性，没有意愿或意向，那么你所描述的选择根本不是一种道德行为。当你说被造物任意妄为时，你已经否定了被造物的道德主体。

有些人看了《创世纪》第三章，得出结论说亚当和夏娃是被撒旦的力量胁迫而犯罪的。这是一个古老的说辞——“魔鬼让我这样做的”。夏娃给出的就是这个理由，这是她的神学理论。亚当对神说：“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和我在一起”，他也搭上了这个理由，妻子是神为亚当预备的，如今仿佛是神藉着妻子不可抗拒的力量来强迫亚当作恶。亚当其实在说：“主啊，你让她做我的帮手，在这里她帮助我越过了悬崖，坠入了堕落。”但是，如果邪恶真的是通过魔鬼胁迫进入了花园，那么它会被原谅，而且也不会带来道德上的审判。然而根据《圣经》经文，它确实带来道德审判。如果邪恶真的是这样子进入花园，就可以为亚当和夏娃开脱，因为他们本来就无力抵抗撒旦的诱惑。但这个理由不仅在哲学上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违背了《圣经》。

另一个论点起源于撒旦被描述为田野上一切活物中最聪明的，牠用狡猾的辩论引诱夏娃、愚弄她，于是夏娃因无知而陷入罪中。同样，如果她真的是无知，我们称为“不可战胜的无知”——一种不可能战胜的无知，那么她就没有罪，若神因此而惩罚她则神就是邪恶的。以夏娃和/或亚当的无知为借口也违反了《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亚当和夏娃说得很清楚，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做，以及如果他们做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撒旦挑战神

的前提，牠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祂很清楚神不是这么说的。夏娃说，“没有”。夏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护教士，她为神的完整性做辩护，“神没有这么说。祂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自由地吃，但祂把这一块地列为禁地。祂说如果我们吃了那个，我们必定死。”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

神创造了未堕落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的体力比我们好，因为罪的后果严重损害了我们的身体。不仅如此，他们的头脑虽然愚蠢，但还未受原罪的影响，他们清晰思考的能力远远超过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托马斯·阿奎那或其他堕落之后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快速发现无矛盾定律，那人一定是夏娃。因为当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时，夏娃知道她的创造者——她的存在归功于祂——曾说过，如果他们做了 A，那么 B 必然会发生。相反，撒旦说，如果他们做了 A，就会有非 B。起初，蛇很狡猾，后来牠直接攻击神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夏娃相信了牠，但她不能以无知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有能力发现与神话语相矛盾的地方，并且有责任为他们服从谎言、违背真理的行为付上代价，所以撒旦对人类祖先的欺骗不能成为他们的借口。故此，无知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那么，我们还剩什么呢？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称邪恶问题为“不可能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巴特明白，邪恶一定是可能的，否则它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觉得它不可能，至少从外面看来，它是不可能的，但它的确却发生了。我们记得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认为，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他说，形而上的恶会引起物质的恶，而物质的恶又会带来道德上的恶。犯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有借口。莱布尼茨并不是唯一提倡这种神论的人：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就认同莱布尼茨的论点；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也使这一观点；你在许多不同的形状、大小和形式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它。很多人告诉我，罪进入世界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是有有限的，那么我们不仅容易犯罪，而且我们犯罪是不可避免的。我

为什么有邪恶？

要指出来，如果罪是有限性的必然结果，那么它就是可以原谅的。神怎么还能找茬呢？

《圣经》明确说，称善为恶是罪，称恶为善也是罪（赛 5:20）。这是我们每天都在犯的罪，当我们为自己的不顺从和道德上的罪性辩护时，我们想要扭转过来，让我们的邪恶看上去很好。或者当我们厌恶神良善的律法时，当我们说祂的律法有问题时，我们就在称善为恶。恶不是善，但有恶是件好事。否则，在完美的神统治的宇宙中，邪恶就不会出现。这个观点很难理解，也容易被误解。

神让邪恶进入这个世界有祂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奥古斯丁在几百年前所说，神甚至规定了让邪恶进入这个世界。如果祂没有规定，邪恶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因为邪恶没有能力违背这个宇宙至高的、护理的统治。许多基督徒喜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除非神拥有战胜邪恶的主权，否则祂就无法信守承诺，让我们在苦难时期可以紧紧抓住并依靠这个承诺来获得鼓励。神不是说我们所遭遇的坏事是好事；祂说它们的目的好的。最终，神利用它们来成就好事。除非神有控制善恶的能力，否则祂就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因此，为了我不知道和不能理解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神规定让邪恶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天真地让你体验善与恶的区别，而是为了救赎的目的。正如约瑟在《创世纪》第 50 章第 20 节中对他的哥哥们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这是一个很难的概念，如果你想理解它，请看一看受难日。归根结底，是谁把耶稣交给外邦人杀害的？是谁乐意让耶稣受到惩罚？主乐意将祂压伤。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行为，现在被我们称为受难日来庆祝。那些参与审判和处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虽然他们的动机和意图是邪恶的，他们要为这件事负责。但神的主权力量压倒了他们的邪恶欲望，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神预先计划好的，这件事不是历史上的一个意外。神有能力安排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祂使用邪恶来达到完全纯洁、神圣的

目的，我们只有在荣耀中才能完全看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记住的最后一点，已经在第一章中探讨过，那就是不信者的问题比我们的问题严重的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邪恶的存在。只有在善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确定某物为邪恶。只有当善存在时，恶才会成为一个问题。邪恶的存在间接地指明了善的现实，它没能成为反对神的论据，反而证明了神的存在。不信者不仅要解释邪恶进入世界的原因，而且还要解释在没有创始者的情况下，善是如何存在的。他只能说，没有所谓的恶，也没有所谓的善，只不过是个人偏好罢了。这就是相对论者所说的，直到你偷了他的钱包，然后他就突然放弃了自己的相对论，说，“这可不对”，他要寻求正义。

尽管我们对“邪恶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只能回答说“我不知道”，但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棘手，为什么它是一个谜。虽然我不知道或者不完全了解邪恶的起源，但我的确知道它的未来。我的确知道它已经被战胜了，神将使这个宇宙摆脱所有道德上的邪恶、物质上的邪恶和形而上学的邪恶，当我们成长为基督完美的生命，居住在新天新地时，那里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罪恶，也不再有死亡。

意外 第三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为什么有邪恶？

3 意外

几年前，我妻子开着车在十字路口被一辆卡车司机的车撞到了，我们称之为事故。我不觉得那个卡车司机有什么恶意，在他脑海中蓄谋用他的卡车撞我妻子的车，他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既然他不是故意为之，我妻子也不是故意的，其他人显然也不想让这件事发生，所以我们称其为意外事故。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一切事情中，神在哪里？在你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意外中，神在哪里？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和我的妻子遭遇了一场难忘的故事。我们乘坐火车从孟菲斯到奥兰多，中途在新奥尔良停留。前一天晚上，我们在新奥尔良登上了一列名为日落号的列车。我们进入卧铺车厢的最后一节车厢，舒适、安逸，安然入睡，原以为明天我们就能到达目的地、返回家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凌晨三点我惊醒了，我就像一颗人肉炮弹正顺着惯性定律在空中飞翔。火车坠毁时的时速是每小时七十英里。现在，当你坐在一辆时速七十英里的车上，它停了下来，而你则继续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前进。我当时正处于运动状态，我也将保持运动状态，直到有东西阻止我的运动。阻止我运动的东西是一面墙，在一片漆黑中，在刺耳的金属碰撞声中，我摔到了墙上。我意识到我们出事了。在这关键时刻，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妻子还好吗？”而她的想法也和我一样。我们都在黑暗中向对方哭喊：“亲爱的，你还好吗？”她向我保证她很好，我也向她保证我没事。然后隔壁车厢一个女人的尖叫

声打断了我们短暂的对话，她尖叫着说她流血了，困在她的房间里出不来。

列车服务员敲打着我的门和她的门，想知道有多少人受伤。我走到走廊上，帮助服务员把那位女士的门打开。她的伤不致命，但她非常害怕。在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刚刚撞车时，我还以为我们的火车是在十字路口撞上了一辆车。但是，当我走到过廊、向窗外望去，我看到窗外升起一个巨大的火焰球，大约七十五英尺高。

在那一刻，我想我们一定是撞上了油罐车，我仍然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当时在一列双层火车的二层。人们爬下楼梯，从火车尾部走出来。我们匆匆忙忙地逃离了火车尾部，躲过扑面而来的火焰。过了一会儿，我绕了一圈，回到火车尾部，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类似一盏探照灯；后来我知道那是一艘船的探照灯，这艘船撞上了铁路桥才导致了事故。

在火焰和雾气的背景下，我看到水里有两节火车车厢。当我站在那里观看时，突然，一个火球穿过一节车厢，从空荡荡的车尾钻出来，好像烟囱里的火。我想，“如果那节车厢里还有人的话，他们没希望了。”我不知道的是，在那节车厢下面还有另一节车厢淹没在河底，那里几乎无人幸免。

随后，我们坐在铁轨上，与一群人挤在一起。其中有很多人被火车残骸抛入水中，然后设法游到岸边，或被河岸上的人救起。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都想要帮助别人舒服些。可是，事故发生在阿拉巴马州一个偏远地区，那里不通汽车，没有道路，只通火车。我们所处的地方只有一条单轨，没有双轨。唯一的方法是空中救援或水上救援。

我们听到了直升飞机的声音，但是因为火焰太高太猛，直升飞机无法降落。一艘拖船的船长和船员从水中救了大约十七人。我们得到通知要在原地等候。最后，从后方驶来一列火车，我们有了一种“快要得救啦”的感觉。

可是火车停下来，原地不动，最后倒车离开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了解到，那是一列货车，当它发现事故

为什么有邪恶？

时，就用无线电通知了莫比尔。莫比尔的人已经从海岸警卫队的信息中知道发生了事故，但他们不知道事故的严重程度。他们在莫比尔集合了所有的救援人员，准备好医院，进入灾难警报程序，将四百名救援人员集合在一辆火车上，想要赶往现场。但他们的火车过不来，因为货车占用了铁轨。所以，他们不得不等到货车一路退回到莫比尔，然后才能把救援列车开过来。从事故发生到救援列车赶来，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救援列车赶到了，按情况将乘客分组。受伤最严重的人去了最近的车厢。那些安全的、相对没有受伤的人则踩着路基上的尖石头走到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我和我妻子就属于这组，维斯塔（Vesta）和我登上了火车最后一节车厢。我不知道那列火车上有多少人，不过我们是受伤最轻的人。我们乘车到莫比尔，又花了一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车上的两名乘客因这场事故而心脏病发作。

我们从其他乘客那里听到了一个又一个他们的亲身经历，不过并没有出现恐慌，也没有暴民暴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携手共度。我们知道肯定有一些人死亡，但没有人想到这次事故会是美国铁路公司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事故，这次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美国铁路公司历史上其他所有致命事故的总和还要多。

直到到了莫比尔，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太阳刚刚升起，当我们向外看时，看到有一百多辆救护车聚集在一起迎接我们。

再一次把乘客分了分组。因为我们受伤最轻，所以坐上了一辆汽车，开往最远的医院。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当我们来到医院门口时，在那里迎接我们的人多的让我们吃惊。

我不禁注意到医院的名字：普罗维登斯医院。在那里，我们得到了非常温柔、和蔼可亲的照顾。

当我终于能够给家里人打电话时，我感觉就像彼得来到了门口，人们正为他祈祷，但是大家认为那是彼得的幽灵，所以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了。当我打电话时，我发现我们的一位副校长和我的儿子已经动身去了机场，准备飞往莫比尔，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此行是能取回尸体、还是能带我们回家。

我们在莫比尔机场见到了他们，然后回到了家。这次事故成了全国新闻，报纸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围着我，想要采访我。

我在事后反思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问我的问题，他们问了我很多愚蠢的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么幸运？你得以幸存，而其他四十七个人的生命都结束了，对于这一点你作何感想？你真的不觉得自己很幸运吗？”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不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假如我错过了火车，那才叫幸运呢。我觉得这类事件跟运气无关。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但是其他人的生命不在神手中吗？”有人问我。“当然，他们也在神手中。”

后来，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一对夫妇，他们在新奥尔良遇到一些朋友。他们在卧铺车厢里，但他们的朋友没有卧铺车厢的票，于是这对夫妇搬出卧铺车厢，搬到前面的另一节车厢。他们就这样丧生了。这有多幸运？

“为什么你能活下来，别人却丧命？”有人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也许明天神就取走我的性命。祂也可能在今晚取走我的命。我知道那晚在神的旨意中不是我的死期，但却是其他人的死期。”那列火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狂奔，一旦桥梁坍塌，铁轨就断了，火车就失控了，但这仍然在神的掌控中。工程师控制不了，拖船船长控制不了，乘客们也控制不了，但神的手就在那里。

尽管对我们来说，处理悲剧很困难，但是我很高兴，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存和死亡都在神的手中。有人问我：“这件事使你在神学上学到了什么？”我说：“我可以说的很虔诚，不过我真的没学到什么，因为我早已经知道我的生命在神护理的手中。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前，我已经相信了神的旨意。现在，我从“存在”上学会了一些东西，也从亲身经历上学会了一些东西。通过这些，我巩固了自己的教义。

我发现，你永远都不安全。当我觉得自己安全的时候，我并不安全。我也发现，我始终是安全的。这二者看似矛盾、但其实

为什么有邪恶？

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全。但从神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你总是处于完全安全的状态。即使是那些灭亡的人，也是在神的手中安全地灭亡。我最终的保障和安全并不在于我在这个世界中制定的计划和准备，而是在于神的供给。如果神规定我的生命要结束了，我更愿意理解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而不觉得我是神和人都无法控制的盲目客观力量的受害者。

我的意思不是说神从天上伸出手来，抓住那辆火车，把它从桥上扔进水里，我的意思没那么愚蠢。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就必须相信，神看不见的手在阿拉巴马州的火车失事中发挥了主权作用，因为神的护理延伸到人类道路不能到达的地方。它延伸到夜里，延伸到河口，延伸到黑暗中，延伸到火焰中，延伸到残骸中，延伸到你生命的残骸中，延伸到你所经历的每一个事故中，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一位护理之神。

当孩子问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给出的简短回答是：“因为”。当我们说“因为”时，我们是在说，有某种事物产生了这种结果，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原因。

虽然世界上有因果这回事，但所有的权力最终都在神那里，神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最高原因。祂不一定直接或立即做这件事，祂可以、也经常借着祂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的原因来工作，但祂的主权延伸到万物之上。最终而言，没有“意外”这回事。

我们觉得原因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草为什么会生长、为什么会死亡。我们去看医生，想找出导致我们疼痛和疾病的原因。但我们总是定睛于次要原因，基督徒需要更深入地看到这世界暂时性的原因背后，看到神的无形之手的护理。

护理与苦难

第四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4 护理与苦难

《圣经》教导我们：神兴起国家，又使之灭亡。祂任命国王、王子和统治者，也将他们从宝座上赶走。神审判巴比伦，使伯沙撒落得可耻的下场。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往往会做出一个危险的假设：我们认为神会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

美国内战期间，两方的基督徒都坚信神站在他们那一边。但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很明显神并不是两边都在，因为两方不可能都在战争中获胜。我们记得，在冷战最黑暗的时刻，里根(Reagan)总统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 - 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经常被描述为撒旦或邪恶的化身。在美国我们常常认为神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在《旧约》历史中，神把自己许诺给以色列人民，就像新郎把自己许诺给新娘一样。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祂承诺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命运，承诺给他们繁荣，神与他们立约。然而，由于他们的不顺服，神的护理有时会通过其他国家的手对他们进行责罚，目的是为了约束祂自己的子民。

在整本《士师记》中，当以色列人行了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时，神会兴起外邦国家来打击以色列国。神使用非利士人、米甸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作为祂护理的工具，使以色列人悔改。当然，《旧约》中巴比伦掳走以色列被视为神对其子民实施的审判。因此，我们决不能做出致命的假设，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神都会站在我们这边，为我们而战。

神会使用一个邪恶的国家对美国进行审判，这是可以想象的。当神在《旧约》中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以色列身上时，先知哈巴谷为这个真理思想斗争的很厉害。当迦勒底人征服了神的子民时，哈巴谷问道：“神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祂的公义在哪里？祂的仁慈在哪里？”他写道：“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 1: 2-4）。

先知在说，“这个国家快要崩溃了。我们受到外国势力的压迫，生活在暴力之中。律法模糊不清，那些公义的人感到完全无能为力。”诗人早先的一首哀歌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邪恶的人兴旺，正义的人受苦？”（见诗 73）。在这一切之中，神的手在哪里？祂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哈巴谷在与神争论时继续抱怨道，“耶和華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華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 1:12-13）。

哈巴谷认识神，了解神的性格。他知道神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然而，哈巴谷说“神啊，你是如此圣洁，甚至不能看到邪恶，看到它都是你不能容忍的。邪恶就在这里，可你却什么都没做，你沉默，你无动于衷，恶人和邪恶却处处得胜。”简单地说，哈巴谷提出的问题是：“神在哪里？”此刻，先知深切的体验到神不在他身边。

现在，我们可以责备哈巴谷，我们可以问他是否读过《圣经》，是否了解历史，是否了解神做事的方式——神的长久忍耐和耐心，以及祂的应许：即使在某段时间，不公正的行为可能占上风，祂也会摆正公义的天平。

但哈巴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我要等待，要像绝食的人一样留在那里，我要留在那里等待。神啊，直到你

为什么有邪恶？

回答我的问题，直到你对这件事作出合宜的回答。因为圣洁的神不该容忍这种恶行”（见哈 2:1）。

对哈巴谷来说，这可能是个危险的立场。如果我对神说：“我站在这里，你要给我一个答案。我不希望你再多容忍邪恶一秒钟。”神会对我说，“如果你不希望我再多容忍一秒钟的邪恶，那么我就必须把你消灭了。你在抱怨我容忍别人的恶行，可是我对你却很有耐心。”但神并没有对哈巴谷说这些话。

相反，神告诉哈巴谷，“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 2: 2-3）。神说的是，“在我的旨意中，我指定日历，我设定日期，我以我的方式和时间彰显我的统治。你不知道我会何时拜访，但那日期一定会到来。”

神正在使用迦勒底人的手来责罚祂自己的子民。迦勒底人可能觉得神站在他们一边，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神使用一个比祂自己的子民更邪恶的国家来审判祂的子民，但是迦勒底人终将在适当的时候受到审判。

神在祂宇宙的至高掌管中应许了公义。这正是我们思想挣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直在经历并见证着不公义的事。我们在法庭上寻求公义，而我们对法官的判决并不满意。

当法院作出裁决时，我们可以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出上诉，再次审理此案。如果我们仍然不满意、觉得正义未得到伸张，我们可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明白，最高法院这个名字是一个错误的名字，美国的最高法院不是宇宙的最高法院。而且我们知道，即使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也会做出不公正的判决。

我们问：“谁会纠正这种不公义？谁会将正义的天平重新摆正？”神说：“这是我的任务。”祂是天上和地下的审判者，祂应许了审判；祂将使天平完全平衡。现在，我们可能会抱怨说，延迟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但即使在延迟中，无论发现有什么不公义，神都会纠正。这是祂对我们的应许，这是祂对哈巴谷的回答。

祂告诉先知，祂已经指定了一个日子，虽然它看起来有延迟，但先知必须等待它，因为“那日子必然临到”（哈 2:3）。

圣徒的坚忍不是一个抽象的教义，它是基督教信仰和盼望的生活化，从根本上涉及到是否信任神掌管未来，因为神的子民有未来。但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等待未来。忍耐是一种美德，事实上，它是圣灵的果子。没有它的帮助，我们会死在不耐烦中。神来向哈巴谷显现祂自己，哈巴谷说：“耶和華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華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 3:2）。这是一个圣徒在祈祷复兴，我想不出有什么文字能比这段文字更适合我们当今的时代。

然后哈巴谷说：“神来了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第 3-6 节）。

然后他看到神的审判之手落到了邪恶国家的景象。“我听见耶和華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第 16 节）。

有时，恐惧以如此强大的力量冲击我们，使我们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做出反应，开始颤抖。哈巴谷说，“我的嘴唇发颤。”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受伤的小孩子努力不哭，但你知道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啜泣就要来了，因为你看到他的下嘴唇开始颤抖？它开始颤抖，你知道它即将到来。这是一个成年男子，他的身体战兢，嘴唇也在发颤，他说：“腐烂进入我的骨中。”

这个经历之后，当哈巴谷遇到永生的神，他的灵魂得到复兴，他的信心得到更新，他对神圣护理的信心得以重振，他的书以胜利结尾。我认为这段胜利是整本《旧约》中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17 节）。

哈巴谷生活在一个农业社会，拥有农业经济，他说：“如果

为什么有邪恶？

我们所有的庄稼都没有收成，如果我们所有的牲畜都被宰杀……”这就像说：“如果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崩溃到最底层，如果美国所有的工业都变成废铁，如果我们国家的房子倒塌……”哈巴谷说，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信任的一切都瓦解了，他将“然而……因耶和華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第 18 节）。这就是一个相信神护理的人。

你是否曾像哈巴谷那样生活？你是否曾为生活中的事情感到沮丧，以至于根本无法理解神在其中的作为？你是否曾经对神发怒？你是否曾在祂面前挥舞着拳头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在那里，如果你真的是公义的，真的是公正的，你怎么能让这件事发生在我或我朋友身上？”生活中的悲剧、世界上的邪恶，让人搞不明白，它们与神的圣洁不相称。

这就是我们的反应，不是吗？哈巴谷说：“神啊，你是如此圣洁，甚至不能看到邪恶，你不能容忍看到它。但你却看着这些邪恶在我们周围发生，你什么都没做。”但答案是什么呢？神说，虽然我们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但神对一切看得更清楚。祂应许说，虽然祂在拖延，但在祂的时间和祂的方式中，无罪的人将得到平反，有罪的人将受到惩罚。我们只需等待主，这是神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为自己报仇，因为神已经应许要纠正一切错误的事情。

护理与邪恶

第五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5 护理与邪恶

神的护理延伸到万事万物——一瞬间发生的事件以及世界上的细枝末节，延伸到这个世界上那些从人类的角度看为悲剧或意外的经历。

尤其是当我们思索神的护理与邪恶的存在有何关联时，我们感到特别痛苦。邪恶的问题给神的慈爱蒙上了一层阴影，以至于我们在第二章中了解到，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曾经说过，他无法相信一个既全能又慈爱的神，因为神不可能既是全能的、同时又是全善的。怀疑论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痛苦和苦难与一个良善的、公义的、慈爱的、伟大的护理不相容。

我们记得，米尔的推理是这样的：如果神看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痛苦和邪恶，却不使用祂的力量来阻止它，那么神就不是良善和慈爱的；如果祂是慈爱和良善的，但没有阻止痛苦和邪恶，那么祂一定不是全能的。

哈罗德·库什纳（Harold Kushner）在《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中提到了这种两难境地。库什纳让神的良善大过神的全能，归根结底，这位拉比给了我们一位关心人类状况、但却无能为力的神。神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神圣的旁观者，祂没法做更多的事情来减轻人类的痛苦。

这就是邪恶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哲学问题。邪恶的问题涉及到自然界的不完美：风暴、洪水和火灾的威力。这个问题涉及国际范围，如哈巴谷质疑：为什么邪恶的国家能够压迫无辜的

国家。它还涉及个人的层面，当面对苦难和悲剧时，人会问：“为什么？神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学者和神学家将《圣经》中的一些文本归类为 *durae*，即“严厉的话”，指那些有时让我们觉得有些严厉的耶稣的教训。在这类教训中，包含耶稣关于最终审判和地狱的教导。这对我们来说很困难，我们在这些教导上苦苦挣扎。

路加为我们记录了“严厉的话”当中的一句：“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路加福音 13: 1）。

在本丢 - 彼拉多的统治下，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件。罗马军队进入加利利的一个犹太圣地，屠杀了聚集在一起做礼拜的人。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做礼拜的人的血与公牛和山羊的血混在一起。于是人们来到耶稣面前，问道“耶稣，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伟大的拉比，你是伟大的教师，为我们解释一下吧。神怎能允许这种荒唐的事情发生，让正进行宗教活动的人遭到屠杀？”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它发生在以色列、纽约和匹兹堡。我们可能想要问耶稣相同的问题，“耶稣，神在哪里？当彼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与祭品搀杂在一起时，神在哪里？”

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祂有没有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过。我知道，我的父亲非常想要保护你们。我已经告诉过你，祂看顾田野的百合花和空中的飞鸟。但这个宇宙的管理，要求非常高，以至于在这个特殊场合，神没时间关注这件事。我会汇报给祂，让祂在未来更加谨慎。”现在，你知道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的回答是一句严厉的话：“你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2 节）。

耶稣的问题引起了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痛苦、磨难与我们的罪恶程度是否一一对应？当一群人在事故中丧生，而其他人得救时，我们是否可以妄下结论，认为那些丧生的人一定比幸存的人更邪恶？

在阿拉巴马火车失事后，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司布尔，为

为什么有邪恶？

什么你活了下来，其他人却死了？”难道人们想让我说，神对我很满意，而对那些死去的可怜人很不满意吗？神禁止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耶稣承认且知道，当这些悲剧发生时，那些受苦的人可能比幸存的人要公义得多。耶稣不允许这样的假设，即因为他们遭遇不幸，所以和其他众加利利人相比，那些灭亡的人是更坏的罪人。

也许我们期望耶稣继续说：“我知道到这里有一个不公义的现象，神会在末日纠正它。”可是，耶稣的结论不是这样说的，祂看着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5节）。

在这里，耶稣是在回答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反对意见，他说神不可能是好的，同时又允许祂的宇宙中存在人类的痛苦和苦难以及意外和悲剧。经典基督教可以告诉米尔，这个世界存在苦难和痛苦是因为神是良善的，一位良善的神和一位好法官不愿意让邪恶逃脱惩罚。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受苦和死亡至终是因为我们犯罪。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上所受的苦难与我们的罪恶和犯罪程度成正比，当然，我们也不是作为无罪之人在全能神面前受苦。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生活的水平层面和我们与神之间的垂直层面，这两个层面之间有区别。在你和我生活的水平层面上，我有时会不公平地对待你，你也会不公平地对待我。你会伤害我，我也会毫无理由地伤害你。我们都曾诽谤别人，也被人诽谤过。可是，神从未诽谤过我们，也从未诬陷过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从未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当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时，祂是什么意思？请记住，那些带着问题来找耶稣的人之所以觉得困惑，是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感到惊讶。他们对苦难感到惊讶，他们对神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感到惊讶，他们惊讶的焦点是人类的苦难。

耶稣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问错了问题。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无论何时，神居然放过了我们。我们应该惊讶的不

是祂展现出公义，而是祂展现出的怜悯。因为除非我们悔改，否则都要如此灭亡。耶稣暗示，我们还没有灭亡的唯一原因，不是由于公义，而是由于怜悯。

这里的假设很简单，假设神是圣洁公义的，而我们不是。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这些罪人享受的任何生活都是怜悯和恩典之下的生活。

耶稣继续说道，“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第3-4节）。人们在西罗亚建造一座楼，毫无原因楼就倒了，有十八个不幸的人被倒下的楼压死。

有人可能会说，在楼倒塌的那个下午，神正在打盹，或者正忙于别的事情，祂的注意力只是从那座倒塌的楼上转移了一秒钟。可是，耶稣不是这么说的。祂对楼倒塌惨剧作出的反应，与祂对彼拉多士兵在献祭屠杀时的残暴行为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祂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必如此灭亡”（第5节）。

“奇异恩典”是一首基督教界流行的赞美诗。我不确定它的标题是否恰当，因为当类似问题出现时，很明显让我们吃惊的不是恩典、而是公义。我们假设、我们推测神的忍耐、怜悯和慈爱。我们已经习惯了祂的恩典，以至于当铁砧落下时，我们感到惊愕、困惑和愤怒，说：“神啊，你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在这一点上，耶稣让我们顿了一下。祂温柔、关怀，有牧者心肠。在人们的痛苦和难处中，耶稣对他们没有刻薄和不敬，祂非常温柔。然而在这个场合，祂提醒人们，我们本来没有神的怜悯，如果痛苦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有祂自己的理由。虽然我们不知道在每一种情况下，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我们知道，在允许楼房倒下这件事上，神是圣洁、公义和公正的。

当我跪在神面前时，我知道我路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应该落在我头上。如果下一栋楼倒下，把我压得粉碎，我只能感谢神给我的恩典，感谢祂在这个世界上多次把怜悯浇灌给我。

为什么有邪恶？

对我们来说，恩典并没有它本该有的那么奇妙。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推测恩典的到来，认为神有义务对我们施恩，可是我们忘记了恩典是什么。根据其定义，恩典是自愿的、无条件的；它不是必须的。如果要求神以某种方式对待我们，那应该是以公义的方式，而不是恩典的方式。

我们必须在头脑中明确区分出公义和恩典，以便我们能够理解恩典的恩典性，因为恩典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核心。我们靠着恩典生活，靠着恩典得到永生，靠着恩典、而且唯独靠着恩典我们得到救赎。

约伯的例子

第六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约伯的例子

当我们审视痛苦和苦难的问题时，我们和哈巴谷以及新约的人一起问，“在这一切中，神在哪里？神怎么能允许苦难发生？”

《圣经》中的许多段落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不过其中对痛苦和苦难问题最著名、最全面的回答是《旧约》中的《约伯记》。

这个故事的开始几乎就像一出戏剧的第一幕。第一场是在天堂，指控者撒旦来到神的宝座前。祂在地上来回走动，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嘲笑神。撒旦好像在说，“看看底下的这个创造，真是个烂摊子。看看你按照自己圣洁形象所造的创造物。他们跟随我，按照我的路线行走，他们忠心并且致力于我的律法，他们全都在我手里。”

神没有与撒旦辩论。相反，祂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约伯记 1: 8）。他完全正直，也顺服我。

撒旦开始冷嘲热讽，不是吗？“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第 9 节）。神啊，约伯当然跟随你，当然顺服你，当然听从你的命令。他为什么不听呢？你已经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成全了他心中每一个愿望。在所有可以想象的方面这个人都很发达，比地球上任何人都要富裕。神啊，你在他四围圈上篱笆，用你的护理如此保护他，用你的护理如此祝福他，他可不要听我的话。但让我来把篱笆拆下来，或者在篱笆上安一个门。让我来试试他，让我诱惑他。我们看看要过多久，你忠心的仆人才会跟随我、并

且诅咒你。

这是一个挑战，神同意了。祂允许撒旦用人类可以想象到的各种方式折磨约伯：痛苦、悲伤、贫穷、疾病。但神禁止撒旦夺取约伯的性命。现在，让我们读一读，看看约伯的遭遇。

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的面前退去。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士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迦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

(12-20 节)

这是所有《圣经》经文中最不可思议的陈述之一。士巴人掳走了他的牲畜，风摧毁了他的家庭，迦勒底人偷走了他的骆驼，杀死了他的仆人；约伯所享有的一切宝贵财产都被夺走了。他伤心至极，撕裂了衣服，倒在地上。但是，当他倒在地上时，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 21 节）。

他只剩下他的妻子和神了。他的妻子也经历了丧子之痛，经历了失去财富、牲畜、房子、财产和地位的痛苦。乌斯地的第一夫人现在只能坐在她丈夫身边的粪堆上，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嘲笑

为什么有邪恶？

他们。她会继续支持她丈夫吗？她会成为神创造她、要她作的帮手吗？当她的丈夫被疾病折磨，他的肉体开始腐烂时，她会安慰他吗？不是的，她来到约伯身边，说：“你弃掉神，死了吧”（2：9）。有些人把这些话看成是一个有爱心的、亲切的、关心的女人说的，她希望丈夫的痛苦结束。但是哪个有同情心、善良、优秀的妻子会把丈夫交给撒旦，并让他诅咒神，以此来结束痛苦呢？“诅咒神，然后死了吧！”但约伯回答说：“他要杀我，我仍要仰望他”（13：15）。

这部剧中谁是演员？这部剧的人物包括约伯、迦勒底人、士巴人、撒旦和神。谁的意志正在实现？我们可以想象在末日审判时，迦勒底人和士巴人站在神面前申诉。神说：“我记得你们迦勒底人，我记得你们萨比人，是你们毁坏了约伯的牲畜，偷走了他的骆驼，抢走了他的财产，并杀害了他的仆人，我要这样惩罚你们。”但他们辩解说：“神啊，不要这样做，是魔鬼让我们如此行的，我们只是撒旦手中的工具而已。”

迦勒底人和士巴人在这场戏中失去了自由吗？他们是被撒旦胁迫的吗？当他们偷约伯的牛时，他们不是作为自由的道德主体行事吗？他们当然是。撒旦可没有找来一批无辜、纯洁、正直、公义的士巴人和迦勒底人，然后在他们的心里造出邪恶，把他们变成傀儡，然后按撒旦自己的意志行事。不是的，士巴人和迦勒底人从一开始就是偷牛贼，他们多年以来觊觎和贪恋那些牲畜，但他们无法越过篱笆。当撒旦说：“让我们去抓约伯”时，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现在，迦勒底人的意图和选择是邪恶的，撒旦的动机是完全恶毒的。可是，我们质疑剧中另一个角色的性格，那就是神。神能否在末日说“我没有碰约伯，是撒旦干的，是士巴人或迦勒底人干的。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做任何错事？”不是的，神安排撒旦这样做，士巴人和迦勒底人的犯罪行为是发生在神的掌控、护理和至高主权之下；祂允许这一切发生。我们可以想象神说：“是的，我这样做是为了彰显我自己的荣耀，阻止那恶者的口，并为遭撒旦诽谤之人的正直辩护”。

神介入这种痛苦和苦难，是完全公义的。但有那么一个时刻，连约伯自己也不相信了。约伯不得不听他的“安慰者们”嘎嘎大叫，他们日复一日地来对他说，“约伯，这是你的错。你所受的痛苦刚好与你的罪孽成正比。除非你有隐密的罪、应该悔改，否则神绝不会允许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你是最痛苦的人，因为你一定是罪魁，你要悔改。”

约伯查看他的良心，然后大概这样说：“悔改什么？我真的是如此邪恶，以至于看不到我做的一切吗？”后来，他开始在神面前挥舞拳头，问神这是为什么。神没有回答他。约伯越来越沮丧，再次提问，终于，神回答约伯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约伯记 38:1）。

你听出这个责备的力量了吗？神对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小心点，约伯！你正在给我筹算的完美智慧投下阴影。你不是从全知的角度说话，而是从完全无知的角度说话，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你又把我放在审判台上？你们想让我回答你们的神学问题？你们想审问我？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但在我回答之前，我希望你能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准备好了吗，拿出男子汉的样子；我询问你，你要回答我。约伯，第一个问题：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

祂没给约伯回答的机会，但我们知道约伯心中的答案：“主啊，我哪里都不在。当你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我根本不存在。你是从亘古到永远；我不是。你是永恒的、是无限的。我是暂时的、是有限的。”

“你若晓得就说，约伯。是谁定地的尺度？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是谁用门把大海关在里面？是谁创造了云彩和它们的衣服？是谁在天空中定了它们的界限？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体。”（见第 38 章）。

在这两章中，神盘问约伯，“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用六磅的线勾上鳄鱼吗？”经过这两章半的盘问，神始终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

为什么有邪恶？

神回答约伯的唯一方式不是解释，祂将在天堂给我们解释；神用祂自己来回答约伯。很多时候，这也是神回答我们的唯一方式。神没有欺负约伯，这是神本质和性格的密集课程。“约伯，看看我是谁。约伯，你可以相信我。”

约伯看到神这一奇妙启示后，他说：“我只好用手捂口”（40:4）。我不再说话了，我厌恶自己，我在尘土和灰烬中悔改。约伯意识到，他在苦难中失去了理智，开始攻击神的完整，直到神说：“够了，约伯。回家去吧。你会发现双倍的骆驼，双倍的奶牛，双倍的庄稼，双倍的儿女，双倍的健康。我还要建一个永远的篱笆围在你的周围。”

我们可以从约伯的奇妙故事中学到许多教训，例如在苦难中忍耐。但我希望我们从这个简短讲述中记住一件事：当我们在痛苦中，在我们灵魂深处呻吟，思索为什么会发生苦难时，我们来到神面前——有时会在祂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谁，祂是谁。

这是约伯必须学习的关于神护理的功课；他不是在与某种赤裸裸的力量或客观几率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位圣洁的神打交道，祂对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拥有主权。

苦难与罪

第七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7 苦难与罪

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常常会激起我们的疑问：神怎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已经看了一些重要的与此相关的《圣经》经文。我们考虑了先知哈巴谷的困境，看了《路加福音》中关于西罗亚楼倒下并压死十八个人的故事，我们还看了《约伯记》，对人类苦难和痛苦问题做了最全面的研究。

当我们问神为什么我们要受苦时，我们必须处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罪之间的关系。

不止一次，濒临死亡的人把我叫到他或她的床边，向我忏悔。临终者口中的忏悔常常包括深深的、隐秘的罪，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受苦和即将死亡的原因。

曾经有一位学生家长来到一所基督教学校，对学校的管理人员说：“我不希望你们告诉我的孩子神曾经惩罚过人。”该管理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好吧，你最好不要教赎罪的事，不要教和十字架相关的知识，不要教最后的审判。事实上，你最好不要教有关基督教的任何东西，因为你如果想要教导，就必须闭口不提神的公义、正义、圣洁和神的审判。”现实是，神确实惩罚人。我们的盼望在于，祂会免除我们的惩罚，不过我们知道，如果祂真的惩罚我们，那会是公正、圣洁和公义的。

《圣经》的最后审判中，通常描述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是绝对的沉默。有罪者的嘴会被封住，不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敌意突然消失了，而是因为他们将在最后的法庭上看到，反驳神的判决是绝对徒劳的。争辩将会徒劳无益，不是因为神的大能我们才

赢不了，而是因为证据是如此确凿，神的圣洁和我们的罪性之间的对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张嘴都要闭上。

《新约》中有一件事，郑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它发生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9:1-2)。

对于门徒们在这里向耶稣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加评论。我们知道，耶稣在路上走着，看到一个大家都知道是瞎子的人，而且他从出生起就是瞎子。我们可能会觉得，门徒应该问耶稣：“主人，这里还有一个瞎子。你要触摸他吗？你要医治他吗？你要恢复他的视力吗？”与此相反，门徒看着这个身处痛苦的瞎子，他们没有要求耶稣为这个瞎子做些什么，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学习神学课程的机会。他们说：“耶稣，这个人生来就是瞎子。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导致他生来就瞎了呢？”

学过逻辑学的人都知道复杂问题的谬误——提出一个问题，给出二选一的答案，而事实上，可能还有其他的解释。门徒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这个人生来就瞎，因为他在出生前就犯了罪，或者是因为父母罪的后果转移到孩子身上。他们的提问出现了一系列的神学错误和假设错误，不过这个提问的确揭示了至少一个真实、合理的假设：门徒把这个人失明的可能原因减少到两个，一是他自己的罪，二是他父母的罪；他们假定某个人的疾病是由他的罪引起的。

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圣经》反复教导我们，死亡和痛苦是通过罪来到世界上的。我们能不能合理地假设：如果没有堕落，如果一开始没有罪，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痛苦、苦难和死亡？在伊甸园里，没有人是瞎子。当亚当走过花园时，他不必担心楼房倒塌，压在他的头上把他压死，也不必担心有人把他的血与献给神的祭物的血在掺杂一起。在天堂里，不会有失明。在天堂，没有意外，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为什么？因为没有罪；在伊甸园里没有痛苦，因为没有罪。

《圣经》还教导说，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处于那种有罪的

为什么有邪恶？

状态了，因此，由于我们与亚当的关系，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受到某种程度的审判。门徒做了一个合理的假设，即这个人的失明在某种程度上与罪有关。但当他们认为这个人的痛苦与他自己的罪直接、立即、成比例的相关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门徒的另一个错误假设是：因为父母做了邪恶的事情，所以孩子受到惩罚。《圣经》确实教导我们，罪的后果会世代相传；它确实说过，神会追讨祂子民的罪直到三、四代（见出 34: 7）。然而，《以西结书》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别人所犯的罪而直接受到惩罚。唯一一次无辜之人为别人的罪受苦是在十字架上，而那是自愿的。耶稣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祂子民的罪，承受了罪应得的痛苦。我们不能像以西结时代的人那样在神面前哭泣，说“神啊，这不公平。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见以西结书 18:2）。

当门徒认为瞎子所犯的罪与他的痛苦程度成正比，或某人所犯的罪与他的痛苦程度成正比时，他们就犯错了。

耶稣说，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惩罚。救赎之路就在受苦难的道路上。耶稣是忧患之子，与悲痛密切相关。通过患难，我们成圣、得以更亲近神，我们的品格得以发展，耶稣救赎目的是使我们永远不会白白受苦。祂子民的苦难始终是救赎性的，这个消息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当我们的身体疼痛、心里悲伤的时候，我们总是质疑神的智慧；在那一刻，苦难似乎不是救赎性的。

然而使徒告诉我们，当苦难来临时，我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因为神正是通过这些苦难在我们身上施行救赎（彼得前书 4: 12）。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忍受巨大的磨难，但使徒保罗说，我们在世上身体所受的苦楚，若比起将来在天堂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 8: 18）。但是，当我们专注于痛苦时，我们只关注现在。这个瞎子在他生命中的那个时刻看到了什么——漆黑一片。据推测，他甚至不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进行讨论。他看不到他们，也许他的听觉非常发达，他能听到脚步声近了，他努力想知道谁来了。

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

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 9：3-5）。

耶稣回答了神学问题后，“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去，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第 6-7 节）。

我想知道，当他的眼睛看到眼前人和物的全景时，他花了多长时间来忘记黑暗。暂时的，他忍受了自己的痛苦，在永恒中，他毫无遮拦地看到了神荣耀的甜美。

当我们在审判日站在神面前，书卷打开了，天堂里一片寂静。也就是说，我们无话可为自己辩护。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神一切的作为不仅是奇妙的，而且是完全公正的，在祂的护理中没有不公正之处。这有时是基督徒最难相信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痛苦、折磨、疾病和死亡时。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沉默。是的，我们查考《圣经》以了解神的做事方式，但有时并没有答案，在神的主权面前，我们总有合适机会来保持神圣的沉默。

第八章 皆有益处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8 皆有益处

我最喜欢刁难学生的一个小问题是“谁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神学院的学生常常会回答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或者其他他们最喜欢的《旧约》先知。然后我说，“不是的，《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是施洗约翰。”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也就是说，一直到约翰为止、并且包括约翰。

我喜欢问的另一个难题是：“《新约》中，耶稣给出的哪条负面禁令比其他负面禁令更频繁？”答案是“不要惧怕。”耶稣经常说这句话，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把它作为一条负面禁令来读或者来听。它几乎取代了问候语；当耶稣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没有说你好或平安，而是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耶稣展现出神的威严时，祂所展示的令人敬畏的、神圣的、超越一切的力量使人们害怕。祂不得不缓解这些恐惧，祂必须用话语来安慰人、使人平静下来。我想祂也了解我们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会感到恐惧，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害怕。

不可知的未来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悲剧是否会在下一个转弯处降临到我们身上，不知道我们是否会罹患病痛甚至绝症，这些事情让我们感到恐惧。

如果今天耶稣亲自告诉你，“不要害怕，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任何坏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有什么感觉？这话对你的恐惧

会有什么影响？难道这不会让你轻松雀跃吗？

在这一章里我想考虑的是，耶稣已经向我们做出了这个既深刻又真实的承诺。这是一个间接的应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其含义。然而，我们对此非常熟悉，以至于当人们调查《新约》中最受欢迎的经文时，有一节包含基督应许的经文总能入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

这段文字的确没有说只会有好事发生在神子民身上，它并没有说神永远不会允许任何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段经文中没有这些话。我从这段文本中推断出一些东西，想研究一下。这段经文只是说，神以这样的方式工作，即我们遭遇的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碰到的一切，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皆有益处。

让我重申，这并不意味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其本身都是一件好事。但是神在祂的护理下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都为我们的益处效力。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好好想想 1：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在为我们的最终利益服务，那么它们最终岂不都是好的？如果神通过它、使用它为我们的益处服务，那么我们必须说，最终而言，发生的事情是好的。

但是请注意，我很谨慎地使用了“最终而言”这个限定词。现在，当我们用哲学或神学语言说话时，我们经常要区分终极和邻近。这种区分可以是技术层面的，实际上要区分遥远和邻近——遥远是指非常远，在我们视野之外，我们无法立即抓住的；邻近是指近在咫尺，此时此地发生的。

神学家在讨论神的护理时区分了主要和次要的因果关系。我们记得约瑟的故事：当他与他的兄弟们团聚时，他的哥哥们害怕约瑟会报复他们。约瑟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 50：20）。

约瑟的意思是：“我的苦难有两个原因，两个因果力量起作用。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你们，把我卖为奴隶，扔进监狱，被迫忍受这么多年的痛苦和折磨。你们是罪魁祸首。”

为什么有邪恶？

然而在人类因果效应的同时，约瑟意识到，在他哥哥们的行为之上，存在着神的总体护理。约瑟其实在说：“你可能是造成这些事情的近因，是近在咫尺的原因，但你是次要原因。我知道除非这事属于神对我生命总体护理的范畴，否则你绝没有能力加害于我。因此最终而言，神的意图实现了，祂的意图是绝对公义、良善、圣洁的。神甚至能够从你们的邪恶中带给我益处。”

这是我们查考《圣经》中的护理概念时，较难理解的基本教训。在所有经文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比《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更准确、更清楚地体现出这条教训。

我们对神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信心。我们可能相信神，但仍然难以信靠神。我们有时会说“主啊，我相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总是摇摆不定；当我们理应相信神的应许时，我们却在危机中挣扎。谁盼望痛苦？谁期盼家人或朋友的死亡？谁期待这世上的战争和一切的邪恶降临到自己身上呢？

当它们发生时，我们很难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念，即神在为人的益处而工作，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真正考验。对于明天，我们有多信任神？然而，恰恰是我们相信、信靠神的应许——祂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才是对付恐惧的解药。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母亲晚上会在我的床边祷告。她会念儿童祷告，这样我容易理解，我必须背诵一段自己不特别喜欢的祷告。我发现它挺吓人的：“现在我躺下睡觉，我祈求主保守我的灵魂。如果我在睡醒之前死去，祈求主带走我的灵魂。”每天晚上我入睡时，都有点不确定自己能否在早上醒来。因为我必须在晚上处理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它挺吓人的。

不过，她教的另一个是《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一首欢快的诗篇，一首信任神护理的诗篇；我的生命在牧羊人手中。那篇祷告中最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第4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一个最难以置信的神的真理。有一些东西潜伏在死亡阴影的山谷中，这些阴影中有些东西让我害怕，我怀疑它们也让你害怕。我们在小时候就学

会了害怕黑暗，不是吗？然而诗人说，虽然他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任何邪恶。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第4节）。

我曾经听到一位老传道人说：“神从未应许祂的子民免于走死荫的幽谷。”神应许的是：当我们真的进入死荫的幽谷时，祂会与我们同行。

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在那里，这会对你的勇气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今天基督以道成肉身的形式走进你的家，说：“今天下午我想要你走过死荫的山谷，我陪你一起去”，你会怎样反应？我知道我的反应，我会说：“主啊，如果你要和我一起去，我们就去吧。有你在这里，我有什么好怕的呢？”不过我担心的是，祂不是这个意思，也许我一踏进那个幽谷，祂就离开了。

当我们看不到神的时候，很难相信神的应许。据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住在安全设施中的孤儿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们特别害怕挨饿。他们最大的恐惧是，由于缺少食物，他们活不过明天。护理人员给每个孩子一块面包，让他们拿在手里。因为面包给他们安全感，所以孩子们就能平静安稳地入睡；他们有切实、具体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未来有保障。这是一个由人来护理的例子，但神说“即使你看不见我、摸不着我，我也会出现在死荫的幽谷中。”

当保罗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得益处”时，他不是乐天派、也没有强装勇敢；他在教导我们一个前提，教导我们一条神的律法，神已经应许并承诺自己。祂保证祂在苦难中，不仅如此，他还承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神都会救赎它们，因为这位护理之神是一位救赎的神。

恶不是善

第九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恶不是善

我们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最终都有益处，这其中潜藏着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称善为恶，称恶为善。这是《圣经》严格禁止的。这就是蛇说的丑恶谎言，牠欺骗、诱惑、控告、勾引神的子民偏离真理。在堕落的本性中，我们往往会这样做。当我们明显违背神的律法时，我们想办法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使其变得合理。这样当我们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美德而非恶习，因为我们称恶为善。同时，我们习惯于扭曲善与恶，以至于我们真的会称神的善为恶。

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被投进监狱时，他经历了怀疑和挣扎。就是这个人，站在约旦河边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 1:29）。就是这个人，为了给基督作见证献出了自己生命。但是，当他身处监狱，他派他的门徒去找耶稣，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有些麻烦的问题。约翰的门徒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马太福音 11:3）。约翰正走过死荫的幽谷，他害怕邪恶。他的信仰开始动摇，他不确定耶稣的身份，是否是他从出生就受命来宣告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约翰正在遭遇危机。

你这样怀疑过多少次？也许你不只是考虑过寻找另一位救主或另一位救赎主的可能性，你真的这样做了。也许你说：“我要寻找的不是基督，我要去看看是否有其他的人。”耶稣是如何处理这种询问的？他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

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4-5 节）。

耶稣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回答约翰的询问？也许耶稣是在说：“约翰，当你独自一人被疑惑所困扰时，请记住撒旦在旷野中试探我。牠想让我做各种事情，使我脱离自己的使命。我告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从神口中说出的话包括《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其中详细说明了弥赛亚的身份、位格和祂的工作。‘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带给谦卑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报告耶和華的恩年。’”

换句话说，“约翰，回去读一下那位将要来者的工作，因为我现在做的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圣经》说我要做的事情。”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约翰在监狱里时，他对耶稣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当他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他就开始怀疑基督了。

在约翰的门徒离开耶稣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耶稣转向众人，祂没有为自己作见证，而是开始为施洗约翰作见证。祂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第 7 节）。我们想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人们无意中听到耶稣和约翰门徒之间的对话，也许他们对施洗约翰的信心会下降。因此，耶稣问他们，他们到旷野里去是为了看谁？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软衣服的人在王宫里。约翰因为给耶稣作见证，被投入监狱受折磨，他不是风中摇动的芦苇。“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第 11 节）。

然后，耶稣特别祝福了约翰：“凡不因为我跌倒就有福了”（第 6 节）。我想耶稣在思考《圣经》中一个常见的概念：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耶稣知道有些人觉得祂使人跌倒，正如彼得后来所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徒 4:11）。然而，许多人视耶稣为绊脚石，因祂跌倒。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因为争端和冲突结束，人会感到被冒犯。你冒犯别人，别人也冒犯你，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

为什么有邪恶？

部分，不是吗？《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在行为上冒犯别人，特别是对那些弱者和没有地位的人。耶稣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路加福音 17: 1）。神要求我们在行为上不冒犯别人，但在伦理学领域，我们要区分做出冒犯行为和感觉被别人冒犯。我们的语言反应出这种区分，当我们说“不要觉得我的话冒犯了你，我不想冒犯你，我不想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如果我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完全有权利感到不悦，因为我做了冒犯的事。”这是做出冒犯行为。

但有时即使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别人还是会觉得被冒犯了，这就是感觉被冒犯的情况。你没有做什么冒犯的事或说什么冒犯的话，但别人仍感到被冒犯了。这种情况的一个完美例子是耶稣的一生。如果耶稣曾不公正地去冒犯别人，那是一种罪，祂有罪了。如果耶稣有罪，祂就不能拯救任何人，甚至不能拯救祂自己。耶稣若要作我们的救赎主，必须满足一个绝对要求，那就是祂必须是无罪的。但我们能说所有遇到耶稣的人，没有一个被祂冒犯吗？各种各样的人感觉被耶稣冒犯了，法利赛人觉得耶稣冒犯了自己，文士们也覺得耶穌冒犯了自己。

耶穌遣散施洗約翰的門徒後，與人們討論，他說：“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馬太福音 11:16-17）。耶穌在說：“你們這些人不可能滿意。”約翰從曠野出來，穿著怪異的衣服，讓人想起以利亞，以蝗蟲和野蜜為生。他告訴人們要悔改，因為神的國近了，不過人們沒有準備好。法利賽人和文士是怎麼說施洗約翰的呢？他們說他是魔鬼。

耶穌告訴文士和法利賽人，雖然他們不願意服從神通過施洗約翰發出的受洗命令，但老百姓在約翰身上看到了神的公義，他們就來到約旦河邊要求受洗得潔淨。這樣，當新郎來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污秽了。

約翰從曠野出來，他做着正確的事情，大多數人都認為約翰的行為是好的。但其他人，如法利賽人和文士，他們看約翰的行

为是邪恶的，他们称约翰为魔鬼。他们称善为恶，这是违反公义的。耶稣指出，约翰是以苦行者的身份来的，他坚决舍己，生活在旷野中，以蝗虫和野蜜为生。然后耶稣来了，祂不禁食，文士和法利赛人指责祂是酒鬼和贪食者，与税吏和恶人一起吃饭，他们说耶稣是邪恶的。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就像那些吹笛时不跳舞、举哀时不捶胸的孩子。约翰来的时候，正是举哀的时候，全地都在哀伤中。人们仍在痛苦中等待着救赎。婚礼还没有举行，新郎还没有来。

耶稣后来教导祂的门徒，当新郎来到，要举行婚礼的时候，就不禁食了；那是欢乐、庆祝的时候。笛声响起，就是跳舞的时候。你不会对笛声响起时捶胸，也不会对葬礼的哀乐中跳舞。

现在，我们的挣扎与约翰的挣扎一样，都是因为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如果我对你有所期待，我又没有得到，我就会失望，甚至可能感觉被冒犯了。如果你感到不快或受到伤害，你的感觉可能完全是无缘无故的。你没有权利感到冒犯，因为首先你的期望就不正确。不过，如果我答应在某个时间之前做某件事，但我没有做，那么你就有权利感到不快。这就是施洗约翰所纠结的问题：他在牢房里，寻思着“耶稣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我期望老早以前，这位被我宣告为王的人会彰显祂的王权，把罗马人赶出去。”耶稣没有满足约翰的期望，约翰感到被冒犯了，“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第3节）。

我们也是这样看待神的护理。我们对神有期望，当祂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时，我们就感到被冒犯了，然后开始寻找其他能满足我们期望的人。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了解神的应许。神说：“根据我的判断，我会在最适当的时机，做我承诺过的每一件事。如果你期望我在你想让我做的时候做，你就会失望、就会生气，你就会称善为恶。”但神不作恶，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对神护理的信心是真的相信祂使万事相互效力，叫那些爱祂的人、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

为爱神的人 第十章

耶稣是谁？
我能相信圣经吗？祷告能改变事情吗？我能知道神的旨意吗？我该如何在世界中生活？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能确定我得救了吗？什么是信心？我该如何处理我的罪咎？什么是三位一体？洗礼是什么？
我的人生能有喜乐吗？圣灵是谁？神掌管每件事吗？我该如何培养基督徒良心？圣餐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悔改？教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现在是末世吗？什么是大使命？我会失去救恩吗？怎样看待钱财？如何成为有福之人？人之初，性本善？我如何与神有对的关系？关于神，我们能

够认识
什么？耶稣的比喻
有何含义？神存在吗？
神的律法跟我有什
关系？什么是预定论？
我为什么要加入
教会？

10

为爱神的人

让我们对神的护理倍感安慰的最著名一段经文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在本章中，我们将考虑这节经文中的一些重要限定词。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叫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这节经文并不是从神的口中发出的一个全面、普遍的应许，仿佛神在说：“我要让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互相配合，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所遭遇的一切事件中受益。”这个承诺有一个限制，它是为那些爱神的人设立的。

如果你不爱神，那么就不能保证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你的益处。如果你不在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之列，如果你积极地对抗神的旨意，那么这节经文肯定不能成为你的避难所。神的护理是一把双刃剑。神的护理包括祂的统治，祂的统治包括执行公义。在神的公义中，祂将惩罚不悔改的罪人。

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事实上，它是这世上最可怕的想法。任何未信之人都不愿意想到它。那些拒绝顺服于神的人，他们相信并且希望神肆意妄为、拍拍脑袋就原谅一个人所行的一切，而且永远不会让他负责。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讨厌惩罚犯罪，如果这世上有反对人类政府惩罚的呼声，那么抗议神惩罚我们的想法该有多么大呀！

不过，神对政治正确可不感兴趣。神已定下旨意惩罚邪恶。《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定了日子，在那一天祂要审判整个世界，

祂要每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那些人不爱神，那么他们在有生之年从神手中得到的所谓好东西，实际上都会损害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人心中最基本、最根本、最基础的罪是不感恩的罪。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从天而降，他说神的愤怒不是显现给无辜、公义或善良。神不是一个暴君，祂不肆意妄为。相反，祂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正如保罗所说，作为神的造物，我们所做的最基本的、最不敬虔的事情就是，“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第21节）。

首先，你是否荣耀神？你对创造你的神有敬畏、奉献和爱戴之心吗？根据保罗的说法，神已经清楚地揭示了祂的存在；神已经向你显明了祂的存在（第19节）。我们所有人在堕落、败坏的人性中都压制这个知识；我们与之抗争，想要远离它，结果，我们在心中拒绝荣耀神。

其次，你对神有感激之情吗？也许当你为某人做出某种牺牲时，你曾感到不悦。比如说你给了他们一些昂贵的东西，或者为他们做了一些好事，然后你发现他对你所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感激之情。他或她没有表现出感激之情，也没有感谢你的礼物。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冒犯。

这也是对神的冒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良善和完美的礼物，都是从神来的（雅各书1:17）。你可能觉得你得到的每一个好处，都是靠你自己赢来的、或者是你配得的。但是你没有考虑到，无论你有什么技能或天赋，都是造物主赐给你的。你将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技术，或者更糟糕，归功于运气问题，你这样做是在侮辱神，你鄙视神的好处。

每当神给我们礼物，对我们有恩惠时，都有可能使我们的罪增加。每当我们收到神的礼物却拒绝承认它来自神，并拒绝向神表达感激时，我们就犯了忘恩负义的罪。

我们已经探讨过，根据《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有你生命中发生的坏事最终都是一件好事。不过，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如果你不爱神，那么你身上发生过的每一件好事

为什么有邪恶？

最终都是坏事，因为它们都在努力毁掉你。你已经硬着心、仇视神，只要你拒绝感恩，每当祂给你一个礼物，你的罪恶便会随之增加。

简单地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教导我们，对于那些爱神的人，最终而言没有所谓的悲剧。而对于那些轻视神的人，最终而言没有所谓的祝福。如果你不爱神，你的祝福将成为你的诅咒；如果你爱祂，你的诅咒将化为你的祝福。没有其他可能。

我认识一位神学院教授，他不仅区分了好与坏，还区分了好——好和好——坏，以及坏——好和坏——坏。他用这种区分离来表达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内容。好——坏事的意思是指，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件坏事。我的罪确实很坏，我不想错误地称我的罪为好事，它是坏事。

这位教授说好——坏事的意思是，我所做的事情是坏的。我们想到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对约瑟做了邪恶的事，确实是坏事——神追究了他们为这件坏事应负的责任。但是，神的护理通过那件坏事带来了益处。另一个例子是犹大，犹大的背叛是真实的，是真正的邪恶。我们不想称他的恶为善。但这事的发生显然是好的，救赎的达成也是透过他的背叛。

另一方面，我们有坏——好事。坏——好事是指当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却使你受审判，这样看来其结果是坏的。比如说，当我们轻视神的恩赐时，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受损害。对不悔改的人来说，每一个祝福都变为悲剧。因为他越来越多的忘恩负义和亏欠神，所以神赐给他的每一个良善、完美的礼物，最终都在他的头上堆起了炭火。这个人正在积蓄愤怒，等待震怒的日子来到（罗 2:5）。

我们有一种愚蠢的倾向，不仅相信神不会惩罚我们，而且还要两边押宝，说：“如果祂真的要惩罚我们，我们所有的罪都一样严重，那么惩罚也没区别。”

有个男的曾对我说“我渴望得到那个女人，我还不如直接去通奸。我的罪不会比现在更大，即使有惩罚，惩罚也都一样。”保罗说，每一次我们不感激神的礼物时，这种忘恩负义就会进入银行账户，进入一个库房。那不是功德的库房，不是基督财富的

库房，不是祝福的库房，那是愤怒的库房。保罗说：“你们是为自己积蓄忿怒，等着震怒的日子。”

有些人希望并祈祷没有“震怒的日子”这回事。但如果《旧约》先知们有什么教导的话，他们教导说有一个指定的震怒之日。如果耶稣曾经教导过什么的话，祂强调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那就是会有审判的日子，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言碎语都会被审判。我们可能盼望神不会发怒，但祂确实发怒。我们可能盼望没有震怒之日，但是有震怒之日。如果神会发怒，并且已经指定了发怒的日子，那么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堆积忿怒，为发怒的日子积蓄忿怒，《圣经》说这将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里面没有光明（阿摩司 5:18）。

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即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对于那些爱神的、按照祂的旨意被呼召的人，那些在祂的护理中欢欣鼓舞的人，这是最最好的消息；对于那些仍然不知感恩、不爱神的人来说，这是最坏的消息。对你来说，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我坚信，基督徒如何理解神的护理，对于我们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至关重要。我的祷告是：每个信徒都能更深入地理解神和祂对万事（包括邪恶）的护理。

作者简介

史普罗 (R.C. Sproul) 博士是林格尼尔事工 (Ligonier Ministries) 创始人，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圣安德烈教会植堂牧师，宗教改革圣经学院 (Reformation Bible College) 第一任校长，《桌边漫谈》(Tabletalk) 杂志责任编辑。

他的电台节目“心意更新”(Renewing Your Mind) 每日在全世界数百家电台播出，也可以在网上收听。史普罗博士著有一百余部著作，其中包括《神的圣洁》(The Holiness of God)、《蒙神拣选》(Chosen by God)、《人人都是神学家》(Everyone's a Theologian)。他一生致力于捍卫圣经的无误性，强调神的百姓必须坚定地持守圣经真理。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因他的事奉蒙福。

如果上帝存在， 为什么会有恶事发生？

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和邪恶，上帝在哪里？这可能是基督徒需要理解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一种旨在破坏我们信仰的常见指控。当有关邪恶的问题出现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怀疑者并安慰受害者？

在这本小册子中，史普罗探讨了邪恶的问题，审视了多年来基督徒如何在理解这些问题上的努力和挣扎。与他们一起，我们可以对上帝充满信心，他掌管着这个世界，并为了我们的美好而在其中运作万事。

史普罗博士所著的妙道问答系列图书，旨在针对基督徒和思辨者的一些重大疑惑，给出言简意赅的圣经答案。

史普罗 (R.C. Sproul) 博士 是林格尼尔事工 (Ligonier Ministries) 创始人，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圣安德烈教会植堂牧师，宗教改革圣经学院 (Reformation Bible College) 第一任校长。他著有一百余部著作，包括《神的圣洁》 (The Holiness of God) 。



RTF-USA



林格尼尔图书馆